

津津于书道 敦敦于诲人

——记中国书协、美协会员,郑州大学书法学系主任李放

本报记者 赵晏 王朝辉

接到今年暑期到周口讲学的邀请,李放欣然应允。他告诉记者,作为羲皇故都、老子故里,周口在丰厚的人文积淀之上成就了书画之乡是理所当然,自己早就想来周口游学,更重要的是,进行书法教学,推动书法教育,这也是他作为省教育厅推荐的河南中小学书法教育促进会首席专家的一份责任。

40年率真学习诗文书画

李放出身于书香门第,6岁时学写毛笔字。无论上小学还是初中,班级板报都是他展示自己书法的小天地。14岁那年,他被特招到潢川县文工团任演员兼舞台美工。这期间,他学会了唱“样板戏”,绘画作品入选过全省组织的专题美展。一路写,一路画,一路唱,李放成了当她的名人。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李放报考美术专业,却因文科成绩好意外地被录取到信阳师院中文系。毕业后,李放在高教语文,回到家练书法,在当地成为名师的同时,在书法界也渐露头角。时任省书协副主席的庞白虹先生对他的书法十分欣赏,并根据李放率真开朗的秉性建议他改练苏轼书法,研究“尚意”书风,从中国文化传承中省悟中国书道之精华。这一建议,也奠定了李放书法发展的前期方向。

入欧阳中石门下专攻书法

2004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李放一举考取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师从书法大师欧阳中石教授攻读美术学专业中国书法文化方向博士研究生。读博期间,他深得恩师欧阳中石的赏识。欧阳中石先生不仅就书法艺术本身对他把腕相传,更从书法文化方面引导他追根溯源,使他在三年内便拿出了一篇26万字的高水平的学位论文。后来此文由南方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苏轼书论的研究专著。

心中的庭院

田默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庭院。闲暇的时候,漫步庭院,把心放空,享受那份属于自己的恬淡。

用

雪白、矮矮的栅栏把它围起来,后面留个通风的小门,让烦恼溜走,让快乐相伴。

大理石铺出了一方专属的空间,那斑驳的纹理透着生活的质感。

栽上一棵石榴树,那份青翠和火红只一年,一年便长出婆娑的风姿。春来赏花,每次石榴花开时总会引来孩子们一连串儿的啧啧称赞;秋来品果,那份生命的绵长在岁月里伸展。

种上几株黄瓜、几株西红柿或者豆角,或吃,或送,或欣赏,怎么着都看着顺眼。长长的秧缠绕着简易制成的竹架,伴随着蜿蜒向上的,还有工作之余难得挤出的闲适与安然。

葡萄架是必须要有的,虽然古色古香的亭子不一定有,但只是四四方方的葡萄架就让人感受到了那份难得的安闲。

还有那青葱透绿的浓荫,不经意伸出一朵,两朵,三四朵的小黄花,次第开放,用浓荫为你遮阳,用果实为你唱歌。

当然,如果再加上三五好友露天烧烤的情趣,这个院子就愈发迷人了!从院子里拾阶而上,快步跑入客厅,往沙发里一钻,抓起冰啤酒一饮而尽,这滋味,怎一个爽字了得。

我心中的庭院,但愿你时时常新,日日更换,让心灵找一份乐土,让灵魂找一种存在。

快

到娘六十六岁的生日了。我突然很想娘了。梦里几次和娘在一起。

听娘讲,娘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娘十七岁才穿上花洋布衫,让娘喜欢地在街上回来转,找她要好的伙伴显耀。从出生到长成水灵灵的大姑娘,娘浑身上下穿的都是手工纺织的粗棉布。“洋布”在那个年代,对农村家境贫窘的姑娘来说,只是一种羡慕与奢望,能穿上一件花洋布衫,娘那种喜不自禁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娘十几岁时,正值身体需要营养,含苞待放的花季年龄,偏遇三年自然灾害“锅碗瓢盆收缴完,家家户户断炊烟”的“大跃进年”,为了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瘦弱单小的娘不得不跟着姥爷去南乡逃荒要饭,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小小的年纪便吃尽了千般苦楚。

1966年初,娘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走进了人生的别样岁月,也走进了虽苦也甜的日子。娘和父亲走到一起了,娘从此结束了做闺女的生涯,迈入了孝敬“四老”、孕女生子的妇女行列。那年,娘和父亲才刚满十八岁。没有花轿,没有鞭炮,没有嬉闹,没有婚宴,更没有亲戚朋友的祝贺,只有父母和奶奶三人在场。父母站在毛主席画像前鞠了个躬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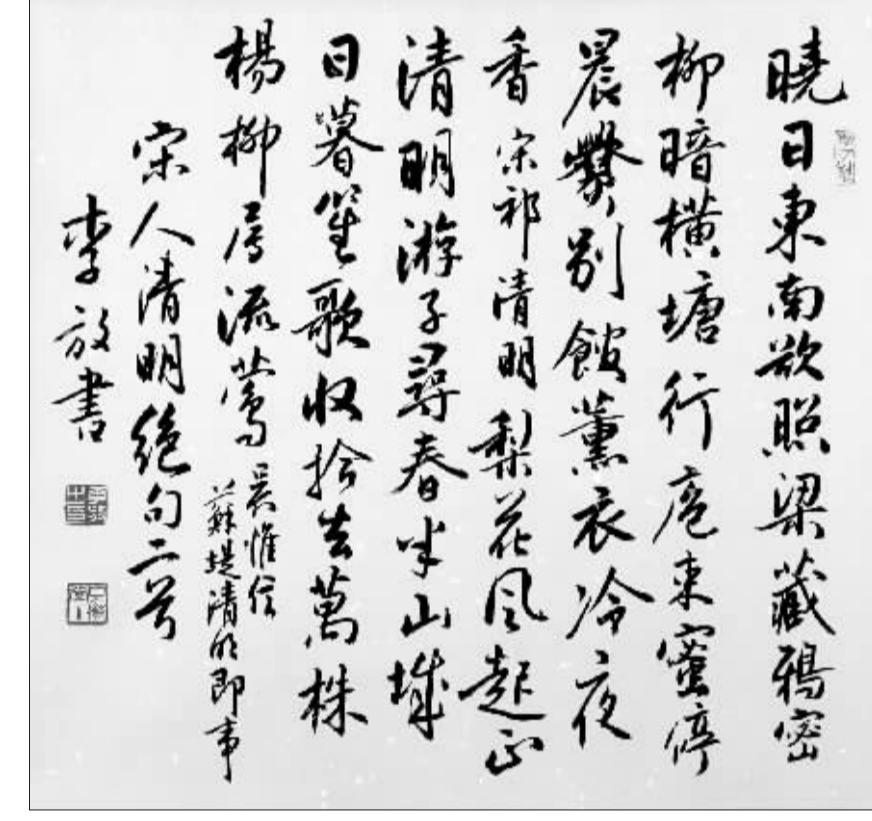
毕业后的李放,在书法艺术上渐成一体。资深书法评论家西中文认为,李放的书法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全、精、雅。所谓“全”,是说他兼擅诸体,于楷、行、草、隶、篆皆有涉猎,而且都达到了相当的造诣。所谓“精”,是说他善于从各体各家的不同风格中掘其精华,融会贯通,陶冶熔铸,形成自己的风格。所谓“雅”,则是指其书法作雅逸娴静,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醇厚和安详,不论对联还是大幅行草,不论魏楷还是篆隶,总能表现文人的超脱、飘逸、淡泊,而绝无刻意求工的匠气。

李放,现任郑州大学教授、郑州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书法学系主任、郑州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

为书法教育事业殚精竭虑

2013年11月7日,“郑州大学书法专业师生作品展”开幕,中国书协主席张海亲临祝贺,国内书法界大腕云集。“一个学校的书法作品展,如此阵容的开幕式还不多见。”河南省学校艺术教育协会会长石品感慨地说。而这种风光的背后,是李放多年致力于书法艺术教育的孜孜不倦。

1989年,李放调到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任教,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兼任书法选修课。在他之前,商专没有艺术专业,他和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创办了艺术设计专业,担任了商专第一届艺术教研室主任和艺术设计系主任。2007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李放作为河南艺术专业第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正教授被重点引进到郑州大学。开始,学校建议他从事当时非常时髦的新闻广告专业,待遇优厚。但是,他立志于书法教育,主动要求到美术系任教以便创办书法学专业。2008年,他开始招收书法专业硕士研究生,2010年,他创办了河南省第一个专业书法研究机构——郑州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2012年,郑州大学正式成立书法学系,李放成为郑州大学书法学系首任系主任。目前,他已培养了11名硕士生,今年又招收了书法方向的博士生。



娘,生日快乐

王梅英

算完婚了。一切都和过去一样,冷冷清清、平平静静、安安详详。这么俭朴,这么简单,这么移风易俗的婚礼在村里还是首例。我父亲弟兄四个,父亲是老大,三个叔还小。奶奶身体不好,缝补浆洗全都是娘的事。我爷整天在外边忙着工作,常不回家,家里没有劳力每年得拿缺粮钱,所以娘嫁过来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那时候的娘,十里八村没有哪个媳妇能比上她的长相:颀长而苗条的身材;白皙而俊俏的脸庞;一双大眼睛像一泓清泉清澈而美丽。

娘质朴淳厚,淡雅素颜。作为大家庭里长嫂的她,从未和姑叔红过脸,作为小家庭里的儿媳妇,从未和公婆顶过嘴,并且对家庭照顾得舒适周到。只上过一年小学的娘跟着父亲学会了很多字,别小瞧俺娘啊,她可不简单,《红楼梦》那样的长篇名著都能看上来呢。娘生性憨直、淳朴,在生产队里干活总是下大力气,勤

娘的身上有着很多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吃苦耐劳、质朴纯厚、心地善良。在物质还很匮乏的上世纪70年代,尽量让我们穿得朴素大方、漂漂亮亮,让我们的童年过得舒心快活。

娘很是疼爱我。我上初中时常住学校,记得那天晚上,娘和父亲步行几里路给我送去了开水,只因那天中午我回家吃了顿卤面,娘怕咸,担心我在学校没有水喝。看着娘和父亲回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我哭了,那滚烫的泪珠打湿了我的衣襟。虽然这件事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每想到这一幕,我还止不住泪眼婆娑。那时的我虽然只有十三四岁,却也懂事,在假期和星期天常常帮助娘做饭、刷锅,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以减轻娘的负担。

娘的确太苦,太难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安心享受过一天舒坦的日子。她为别人也为我们这个家无怨无悔地付出与奉献着,透支着,流尽汗水,吃了太多的苦,尝尽了生活的艰辛,淘尽了美好的青春年华。“一位好母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这句名言蕴含了母亲的伟大。

娘,你仍是我眼里的一片天。我从心里祷告和默念:娘,祝你健康长寿,生日快乐。

兄弟们(外二首)

□于扬

时间的指针与情谊如此的契合
那些柳絮飘飞的日子
在冷澈之下暗藏温暖
我们曾经相遇
仿佛春水东流
一如血脉相融

没有时间的褪色
只是衣裳的改变

这一切可能
裸露于一碗稀饭之上
以及六碟
土菜之间

嫂子让我回到了家
嚼起馍菜的瞬间
端起酒杯的刹那
我知道

哥哥弟弟们这么多年
让我不曾远离你们一步

门里门外

嘴唇咬着酒杯的边沿
坚硬的日子要越过怎样
绵软而醉意的心思呀

而活在动物的成熟里
野性一直在累积埋藏
把光撒向眼睛之外
你可以望见
一个金钱买到的墓穴
或许更靠近
我与血缘的呼吸

推开或者关闭那些
纷飞的花絮纸钱的灰烬
更像是生死之门
你在这里
我在那里

暗夜

不像预演
驼背的蝙蝠成群
煽动这末日的风暴
没有后顾的长途奔袭
把星撞的零散

断电的城市失血一般
窒息只是其中的一次病发
高楼忍耐不住黯黑的尖叫
灰烬大片大片抖落下来

组诗

□张娜

泰山

告别了残阳如血
黑夜
闭上双眼
用巨大的双手
撕裂大地、遐想和
一个世纪的愁怨
吞噬着我

胸口透不过气
窒息到无法呼吸
心如刀绞
犹如一潭死水
天花板直勾勾地盯着
两颗静止的黑眼珠
泣血

像无法归期的航班
消失在大洋彼岸
像错过的重逢
永不再来
我
把酒依风
心重如泰山

深夜来袭
一切归于宁静
未眠的唯有思想
在躁动不安地思索
思索
绞尽脑汁地寻觅
寻觅

似一叶扁舟放逐于大海
一片漆黑
和着岩石的遗忘
孤独地漂流
漂流
茫然地摸索
摸索

你究竟在哪里
把心掏空
倒出来翻寻
却找不到那串逝去的足印
我心彷徨
彷徨

我家的燕子

张国营

小时候,家家户户住的都是低矮的草房。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伴随着春天的脚步,大地变暖了,柳条变绿了,越冬的燕子回来了。

蓝天上,翱翔的燕子,飞得很高,有时突然俯冲下来,横擦过水面,尾尖偶尔沾了点儿水,水面上留下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慢慢地荡漾,好像物理课本上画出的无线电的波。燕子落在电话线上,叽叽喳喳,电线酷似音乐书上的五线谱,燕子的叫声犹如弹奏着美妙的音乐。

中午回家,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吃了惊,两只燕子从我肩膀上方飞过,栖息在我家屋子后坡的檩条上,叽叽喳喳地叫着。我惊奇地问母亲:

“哎呀,燕子怎么飞到我们家里来了?”母亲很平淡地笑一笑说:“这还是去年在我们家垒窝的燕子,今年又回来了。”母亲是根据什么说的,这两只燕子究竟与别的燕子有什么不同,我到现在仍不得而知,当时也没有问个究竟。母亲如此说,大概也只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吧。

我所知道的是当这两只燕子把我家作为据点以后,就和我家的人朝夕相处,出进进一点儿也不避讳,并且忙忙碌碌地开始筑巢。两只燕子,有着明确的分工,有的衔泥,有的衔草,屋里屋外,飞进飞出。它不会在意我们的出行,有时会擦着我们的肩膀,有时会碰到我们的脸蛋。燕子筑巢的能力肯定不比今天盖楼房低,它们没有圆规,没有水平仪,但是,鸟巢的外观,椭圆形得非常标准,外围砌成的每一横层非常平行,虽密密麻麻,但凹凸均匀,疏密有致。

日复一日,小燕子终于长大了,它们开始摇摇晃晃地攀上窝沿,忽闪忽闪地拍打翅膀。终于有一天,老燕子带着小燕子们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燕子飞走了,给我留下的是丝丝淡淡的忧伤和莫名的惆怅。

燕子飞走了,可是春天的味道却是越来越浓了。

桃花开,杏花香;绿柳摇曳,杨花飘逸;原野里闹红弄绿,村庄旁蜂舞蝶绕。一派明媚春光。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我渴望来年再次见到熟知的小燕子,更渴望盎然明媚、和煦温馨的春天……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通常双飞进飞出的燕子,有一只却待在窝里整

天都不出门了。我好奇地问母亲这是怎么了?母亲告诉我说:“那是燕子在孵蛋呢!”

我常常独自一个人坐在床头,仰头看着燕窝里的燕子发呆。窝里的雌燕子露出尖尖的脑袋,忽闪着两只黑豆般的眼睛也在紧紧地盯着我。时间长了,它也许是累了,慢慢地闭上眼睛睡了。

不久,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那只雌燕不见了,随即,燕窝里便露出了四个尖尖的小脑袋,他们张着红红的嘴,嘴边有一圈黄色的乳唇,憨态可掬,十分可爱。

我惊喜地跑去告诉母亲:“小燕子孵出来了!”

小燕子出生后,它们的爸爸妈妈就一刻也不停地出去觅食。四只可爱的小家伙静静地趴在窝里,等待着父母给它们送食物回来。当老燕出现的时候,四只乳燕就会伸长脖子,张着嘴叽叽喳喳地大叫,这时候,老燕就会嘴对嘴把食物送进小燕子的嘴里。然后爱怜地看一看它们的孩子,继续飞出去觅食去了。

日复一日,小燕子终于长大了,它们开始摇摇晃晃地攀上窝沿,忽闪忽闪地拍打翅膀。终于有一天,老燕子带着小燕子们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燕子飞走了,给我留下的是丝丝淡淡的忧伤和莫名的惆怅。

燕子飞走了,可是春天的味道却是越来越浓了。

桃花开,杏花香;绿柳摇曳,杨花飘逸;原野里闹红弄绿,村庄旁蜂舞蝶绕。一派明媚春光。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我渴望来年再次见到熟知的小燕子,更渴望盎然明媚、和煦温馨的春天……